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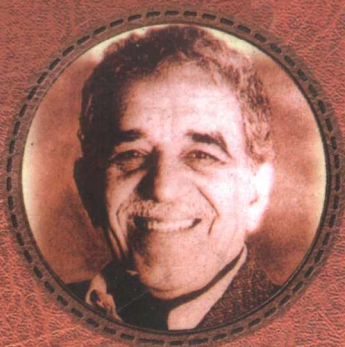
真实的描述向世人再现世界巨人的智慧

世界巨人 大传丛书



他们在人类的进程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们的天才抚慰了世界的孤独与荒凉！

BIOGRAPHY OF THE FAMONS IN THE WORLD



CLASSICAL

马尔克斯

MAERKESI

文学艺术家卷

远方出版社

真实的描述向世人再现世界巨人的智慧

世界巨人 大传丛书



他们在人类的进程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们的天才抚慰了世界的孤独与荒凉！

BIOGRAPHY OF THE FAMONS IN THE WORLD



CLASSICAL

马尔克斯

MAERKESI

文学艺术家卷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巨人大传/刘卫伟. 远方出版社, 2006.1

I. 世… II. 刘… III. 人物传记 - 世界 IV. Z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1667 号

- 书 名 世界巨人大传
责任编辑 刘卫伟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规 格 850 毫米 × 1 168 毫米 1/32
印 张 46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723 - 072 - X/I·28
定 价 1848.00 元 (全 66 册)

序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作家，记者。生于马格达莱纳省阿拉卡塔卡镇。父亲是个电报报务员兼顺势疗法医生。他自小在外祖父家中长大。外祖父当过上校军官，性格善良、倔强，思想比较激进；外祖母博古通今，善讲神话传说及鬼怪故事，这对作家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13岁时，他迁居首都波哥大，就读于教会学校。18岁进国立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并加入自由党。1948年，哥伦比亚发生内战，中途辍学。不久，他进入报界，任《观察家报》记者，同时从事文学创作。1954年起，任该报驻欧洲记者。1961年起，任古巴拉丁社记者。1961年至1967年侨居墨西哥，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197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称号，1972年获拉美文学最高奖——委内瑞拉加列戈斯文学奖，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哥伦比亚语言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幻想与现实的巧妙结合，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审视人生和世界。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百年孤独》（1967）《家长的没落》（1975）、《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中篇小说《枯枝败叶》（1955）、《恶时辰》（1961）、《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短篇小说集《蓝宝石般的眼睛》

(1955)、《格兰德大妈的葬礼》(1962), 电影文学剧本《绑架》(1984), 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1932) 和报告文学集《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1970)、《米格尔·利廷历险记》(1986) 等。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家教·家族	(1)
第二章	追 求	(13)
第三章	《百年孤独》石破天惊	(30)
第四章	攀 登	(48)
第五章	文 缘	(55)
第六章	反 响	(68)
第七章	“魔幻”的魅力	(88)
第八章	心 迹	(101)
第九章	人 师	(119)
第十章	罢 笔	(127)
第十一章	敌与友	(138)
第十二章	上书总统	(157)
第十三章	孕育幸福	(170)
第十四章	这就是生活	(179)
第十五章	飘泊的男子汉	(190)

第一章 童年·家教·家族

传记作家们都这样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不应该从他的出生写起，而应该从 1908 年 10 月 19 日那天写起。因为那一天，居住在拉瓜希拉州巴兰卡斯的尼科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上校，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梅达多·帕切科。这一事件迫使尼科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大迁移，直到 1910 年，他才来到马格达莱纳省的阿拉卡塔卡。这便决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个人和文学命运。

当时的阿拉卡塔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普通的地方。尼科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在这里定居下来，建起了自己的房屋。他的宝贝女儿掌上明珠路易莎·圣地亚加，出落得婷婷玉立，越来越漂亮。于是，他认真地研究了周围的环境和女儿的条件后，就决定让女儿和阿拉卡塔卡的报务员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结婚。这样才生育了 20 世纪哥伦比亚最重要的人物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于 1928 年 3 月 6 日出生于阿拉卡塔卡，即如今闻名于世的马孔多，《百年孤独》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 世界巨人大传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蒙老师，即他的第一位教师是罗莎·埃伦娜女士。是这位慈祥的女教师教他读书识字，也是她为他的诗歌启蒙。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曾经说过，这位老师教给他的那些诗歌将永远留在他的脑海里。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双重助产士”是胡安娜·德弗雷伊特斯。因为是她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生，让他顺利地来到人间；又是她鼓励他长大后要成为一名作家。她曾给幼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朗读过几十本发生在加拉加斯的故事，还告诉过他，当时的独裁者胡安·维森特·戈麦斯永远是个“坏蛋”。

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时期最要好的朋友是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亚。他俩是“胎儿期”的朋友，两家是邻居，他们的母亲怀孕的时候还经常往来。当他们该上幼稚园和小学时，两人还是在—块儿。美好的童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的。那里充满和谐与温暖，他被外祖父母、阿姨、表姐及友人的爱抚和关怀的气氛包围着，他就是那个世界的中心。

外祖母的文史知识相当丰富，经常跟他讲些生动而离奇的故事，培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想像力。实际上，这位作家是由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抚养大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曾说过，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对他的成长和文学创作起过颇大的作用。他说，是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养育了他。当他出生以后，他的妈妈和当报务员的爸爸把他留在外祖父母家里，一道外出工作了。他在那

里，一直长到8岁，到他的外祖父去世为止。因此，对他走向文学之路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外祖父和外祖母。

外祖父家有幽静而宽敞的住宅，室内的家具和陈设都带有点儿魔术师惯用的道具的特点，充满一种魔幻色彩。每当夜晚来临以后，房间内就成了一个奇怪的世界。那里的祭坛供着众多神像，它们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发光，使人觉得它们都活了起来。而他那慈祥的外祖母又每每在夜间给他讲述可怕的故事，一种恐怖的感觉给他留下极为难忘的深刻印象。而外祖母讲述故事使用的句子既生动又简练，仿佛碑文似的，十分巧妙。

由于外祖母讲故事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之深，使他成为大作家以后还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外祖母确实说出如碑文那么简练的句子，我得出的结论是，人物应该这样讲话，我笔下的人物注定这样讲话。在我写作之前，我外祖母的话就使我很着迷。她说的事又是不寻常的，并用一种我现在回忆起来仿佛是古语那样的词语。在那个时候，即60多年以前，当时还使用古语。后来，我对她说的那些话进行过考察，结果发现，那些话的含义和当时听到时我所想像的有点儿不同。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对他非常疼爱，那慈祥的形象给他的童年留下最珍贵、最令人怀念的记忆。加西亚·马尔克斯8岁的时候，外祖父去世了。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使他好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兴味索然。外祖父是亡世纪末期内战中的一名上校，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他的突出特点是勇敢和果断。

外祖父是家长，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家里的上校。他是

● 世界巨人大传

这个充满女人之家的惟一男人。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外祖父家里后，是第二个男人。外祖父既慈祥，又有权威，尽管好像大家都不太理他。

当然，在一个满是女人的世界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是众人绕着转的太阳。外祖母的名字叫特兰基利娜。她既德高望重，又最爱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得出结论：从那时起，我形成的印象是，女人的权利实际上是转动世界的权利，这好像在我的书里可以看得出来。

然而，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是这样认为的，直到一位文学批评家在分析他的书时得出上述结论为止。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批评家分析他的女性人物得出的结论是：女人是世界的中心，她们保持着人类的连续性，而男人则在做着历史的疯狂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批评家的这一结论给予了肯定。

总之，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时期受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影响颇深，他在那个温暖的家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初岁月。外祖母给他讲的那些生动可爱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成了他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外祖母讲故事时使用的语言甚至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人物的道白。

童年生活环境的奇特，亲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现实生活思维的形成，发生了颇大的作用。在他的思维领域，虚构与真实之间、幻想与感知之间，并不是对立的，似乎不存在绝对清晰的界限。这一点在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巨著中随处可见。

随着岁月的流逝，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渐渐不再喊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姓名，而喜欢叫他卡博或者卡维托。这一称谓便成了他的著名绰号。如今这个绰号也出现在报端，因为人们都喜欢这样爱称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是镇上的报务员，他会弹小提琴，琴声优美动听；同时他的文学造诣也不浅，会写些不发表的诗歌。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在家里既慈祥又很有权威，因为她有 12 个子女，使她成为权威的中心。可以这样说，她创造出一种行星的体系：她的 12 个子女遍布本国和世界各地。她是一位很称职的女家长，她的子女都处在围绕着她转的轨道上。

卡博的母亲身体健康，这位 90 岁高龄的老人，不仅养育了这位伟大的作家，而且还是他写作最好的老师之一，因为卡博写作的某些素材是他母亲提供的；同时他的父亲也对他的写作有所帮助。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过，他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男女主人公的身上，就有他父母的影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系图告诉人们，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和路易莎共有 12 个子女，或者说，他们是阿拉卡塔卡的 12 个孩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居仅留下尼古拉斯·阿里亚斯，他是继续忠于阿拉卡塔卡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惟一亲属。作为卡博的表兄，他始终维护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旦有人提出“卡维托对于看着出生并赋予他灵感的村庄缺少管理”时，他就出面解释，摆脱僵局。

对于前去参观的吉卜赛人、市长和艺术家们提出的质

● 世界巨人大传

疑，尼古拉斯总是保留同样的答复：

“耶稣对耶稣诞生情景模型是怎么对待的？把它放在水里？把它放到街上？谁没听说过议论耶稣诞生情景模型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们怀着梦想从故土阿拉卡塔卡来到巴兰基亚，又像那一次从阿波利纳尔·莫斯科特来到马孔多一样，他们怀着梦想来到苏克雷。加大列尔·埃利希奥是带着7个孩子到那里的。在那里，孩子的数目变成11个，实际上是12个。接着，慢慢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寻找自己的发芽生根之地。

海梅起到了两代人之间的桥梁作用。作为行走在最不安全地区的向导，这位住在圣玛尔塔的土木工程师，深入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兄妹们最隐秘的历史里。

路易斯·恩里克是家中的老二。人们从他的身上能隐约地看到一种放荡不羁与冒险的精神。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摄影占据了他的岁月，他企图摄取他看到的所有人的魂魄。他的大部分时光是钻进暗房，在“人物”和“风景”中度过的，他发现那里充满生活。而吉他占据了他的另一半时间，他弹奏的是那些感人的昔日之歌。到目前为止，谁也不可否认，他的和声使人着迷。

光阴荏苒，路易斯·恩里克的思想感情人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变化。他的室内充满了书籍，他竟成了一位电脑体系专家。海梅说：“他如今住在巴兰基亚，他的时间都用在电脑上，还给他18岁的女儿指出摄影的秘密。”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妹妹艾达·罗莎希望成为传教士，家庭慢慢看着她如何接近上帝，一天，她终于进了修道院，仅仅带个手提箱。她迈着坚定的步子，腋下夹着一部《圣经》，

连头也不回地向麦德林走去。她用去 25 年时间，才渐渐认识到她的才能是在另一方面：教育。这时她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活泼愉快的姑娘了，生活使她变了。她不吭不响地定居在巴兰基亚，尽管她从未结过婚，可人们都喊她“草帽大妈”，因为她活着是为了教育侄儿们。

利贾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另一个妹妹。当卡博任《旁观者报》驻外记者，在欧洲继续企图打开文学世界之门的时候，在他另一边的利贾却随着时光的流逝，成了家庭的档案员。她让钢琴的音韵悄悄消逝，整个下午坐着不动，决意整理出加西亚·马尔克斯们的历史。她边作记录边寻找照片，从各个方面积累资料，一直工作到感觉疲惫不堪和犯起了愁病，才终于绘制出一幅家系图来。

尽管她从十分幼小时人们就对她说，道路就是一部天主教的教义，可利贾却决心从摩门教的一边打开缺口。母亲也曾劝她小心谨慎，以免出事，可她只是微微一笑，仍坚持己见。据说，在她一生中只有一次爱情。她和安赫拉·比卡里奥结婚数年又分居了，但当报道他死的消息后，她仍继续想着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庭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十分不同。虽然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之间的联系点是音乐，但各自的爱好使他们的性格各异。

当海梅钻研工程学时，其弟古斯塔沃却在电台上寻找机遇。多年以来，卡塔赫纳米拉马尔广播电台是古斯塔沃的躲避所。他幻想到一个遥远的娱乐中心去，在那里度过美好的年华。然而，一天，现实把他从音乐之网拖了出来，让他去当地形测绘员，走遍了当地的山山水水。尽管阳光灼热到他

的骨头缝里，可他的第一批文学作品竟问世了，写作成了他的另一种爱好。

古斯塔沃童年最新鲜的回忆，也许是他用难以怀疑的幸福感塑造了几尊小小的雕塑艺术品。有人说，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们当中最慷慨的人。他现在定居在委内瑞拉，正领导着一个纺织厂。

生活使埃尔南多转了很多圈子。在他的计划里，没有当消防队员的打算，而是从事漫画创作，讲述故事，或仅仅将自己的才智献给生活，但他不得不一天又一天的穿上消防队员的服装。从第一天起，他就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每一场熄灭的大火里。他的最大幻想是成为一个创造伟大奇迹的英雄，所以他总希望大规模的火灾到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埃尔南多只能看着这种可能性如何远去，卡塔赫纳港口从未发生过令人悲伤的不幸。

阿尔弗雷多是家庭的幸运儿。他外表上最像加夫列尔，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以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对待事物。自幼年起，他就拿兄弟们如何摆脱困境来取乐，他们都不需要他最低限度的帮助，因此听到他说得意话时并不稀奇，因为他毕业于生活的大学。

玛格丽塔也许是最具加西亚·马尔克斯们的人格素质者。她自小时候起，就扮演着妈妈的角色。她关注着兄弟们担忧的每件事，又是和卡博的成长有关的人物之一，因而特别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关心。她和母亲住在卡塔赫纳，曾在卡塔赫纳司库办公室工作过。

埃米仿佛是以蕾维卡到布恩迪亚家里一样的方式来到这个家庭的。一天下午。当加·马尔克斯们正在打点家什，准

备去卡塔赫纳时，路易莎决定，带那个女孩——不是她的女儿——跟他们一道旅行，因为她丈夫的骨肉不能散落。自那时起，埃米便成了家庭中的成员。

丽塔是家中最沉默寡言的人。她和妈妈一样不做无根据的评论。她在卡塔赫纳阿古斯丁学校工作过。但现在她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关心她的五个子女和其中的两个孙子上。

埃利西奥和老埃利西奥的性格十分不同。他是一位作家、新闻记者和一个健谈者。他对新闻很感兴趣。他怀着这种兴趣，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待人。他是在首都圣菲波哥大的大街上成长起来的。他现在哥伦比亚有名的杂志《万花筒》工作，负责有关政治报道、新闻和通讯方面的编辑。

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长兄，由兄弟姊妹12人为骨干组成的这个大家庭，正像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成长壮大。而他们的故居阿拉卡塔卡将继续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如今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居住在卡塔赫纳。卡城是加勒比海上的一颗明珠，由诸岛组成。它不但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设施，而且有殖民地时期的城堡和欧式建筑物。卡塔赫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它风光秀丽，气候宜人，被誉为哥伦比亚的窗口，不到卡塔赫纳就不算真正到了哥伦比亚。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间回首往事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他除受到外祖父母的影响外，加勒比地区对他的影响也颇大，因为他的家乡北邻加勒比海的偏僻热带小城阿拉卡塔卡。由于波涛万顷、浩瀚无垠大海的恩赐，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他正是沐浴着加勒比海的阳光雨露和风暴长

● 世界巨人大传

大的。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不仅受到这个地区的文化的熏陶，而且还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

特定的地域和历史条件造成了阿拉卡塔卡奇特的文化结构。这里先是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残酷掠夺和压榨，后是长时间的内战与党派之争，接着是美国香蕉公司由盛而衰。这些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里都有体现。

在谈到生态环境的影响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说：“当我来到加勒比地区时，我的生物体便开始以一种最好的方式活动，仿佛我又一次把它置于它的生态环境中。当我把它从它的生态环境中拉出去，去地处海拔两千多米的圣菲波哥大或墨西哥城，或去欧洲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当我回到卡塔赫纳后，一切又使我正常了，我便开始良好地思索。我没有写过一本它的根不是扎在加勒比地区的书。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不看别的世界。我的任何经验，我对任何事物的看法，如若不跟加勒比地区和我的加勒比出生地联系起来，我就不理解。因为这里是我起步的世界，是我活动的世界，是我理解的惟一世界。”

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诸多著作中，不难看出，他笔下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生长在加勒比海地区。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熟悉加勒比海中的每一个岛屿，也对加勒比地区的各种人物了如指掌，把他们写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也因为他是阿拉卡塔卡这个拉美缩影的世界里泡大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在巴黎、罗马和瑞士生活过许多年，这对他的写作爱好，或者说对他成为一位著名作家，有何益处呢？

对于这个问题还请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来回答。加西

亚·马尔克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这样说：我认为，如果当时我不曾生活在欧洲的话，那么，我的拉美观念，尤其是我的加勒比观念，将是另外一种。是欧洲首先告诉我，我是拉丁美洲人，因为当时去欧洲之前，我只认识哥伦比亚。那时我二十四五岁，我仅仅了解哥伦比亚。当时我没有去拉丁美洲其他地方旅行的可能，所以我既没有拉美地区上、感情上的概念，也没有拉美文化上的概念。但是，我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认识了阿根廷人、认识了墨西哥人、危地马拉人、玻利维亚人、巴西人，因此我才意识到，我属于这个世界，我不仅是哥伦比亚人，而且是拉丁美洲人。

根扎在拉丁美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从哥伦比亚他的祖国发现他与欧洲人的区别的，因为他是哥伦比亚人。他所认为的区别，不是因为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好或者坏，而是因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认为，文化上是不相容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能合为一体的。拉丁美洲能够一体化，但是，拉丁美洲不能和德国一体化，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我以此引发出一个十分健康的观点，这个观点有助于使我发现我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违背这个世界的因素。因此，我很感谢欧洲，它教给我有关拉丁美洲，有关哥伦比亚，具体地说有助于我了解加勒比的一切。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愧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即加勒比的现实，当然也高于现实生活。他说：我生长在加勒比。我逐国逐岛了解它……我从来没有想到也未能做到任何比现实更为惊人的事，我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借助于诗把现实改变一下位置，但我的任何一本书